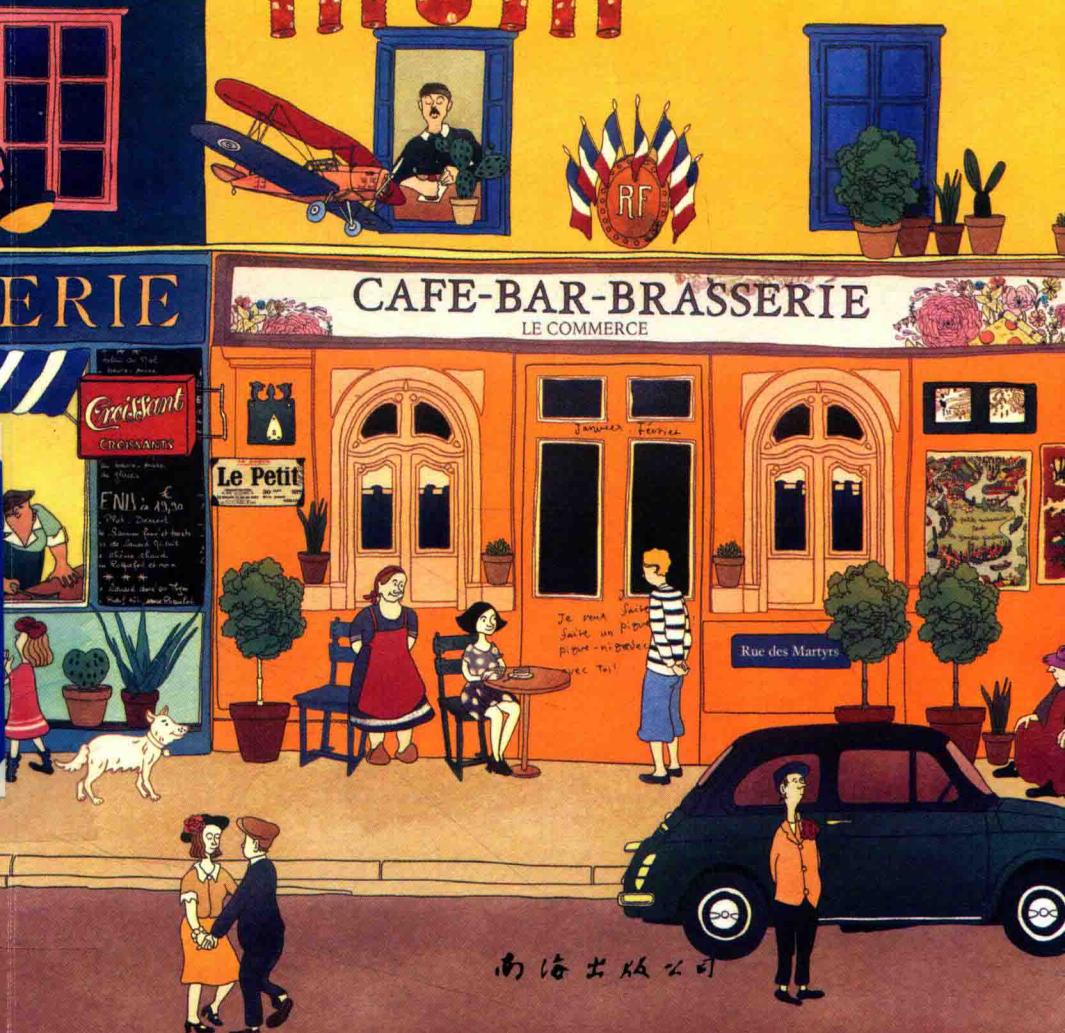


巴黎只有 一条街

The
Only
Street
in
Paris

[美]伊莱恩·西奥利诺 著
李珂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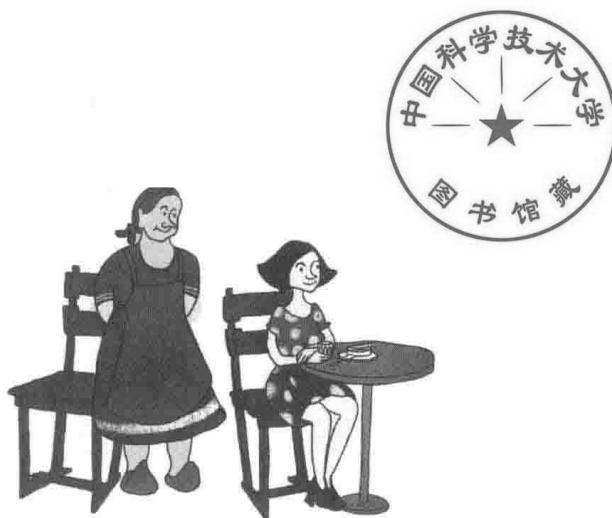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巴黎只有 一条街

[美] 伊莱恩·西奥利诺 著

李珂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只有一条街 / (美) 伊莱恩·西奥利诺著；李珂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10
ISBN 978-7-5442-9322-8

I. ①巴… II. ①伊… ②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73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59

THE ONLY STREET IN PARIS: Life on the Rue des Martyrs
Copyright © 2016, Elaine Sciolino
All rights reserved
Photographs by Gabriela Sciolino Plump.
Copyright © Gabriela Sciolino Plump,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巴黎只有一条街

〔美〕伊莱恩·西奥利诺 著
李珂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许文婷 孙洁
装帧设计 史文涛
封面插画 刘晓颖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4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322-8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谨以此纪念
“汤姆”加埃塔诺·西奥利诺
以及
“食物之王托尼”安东尼·西奥利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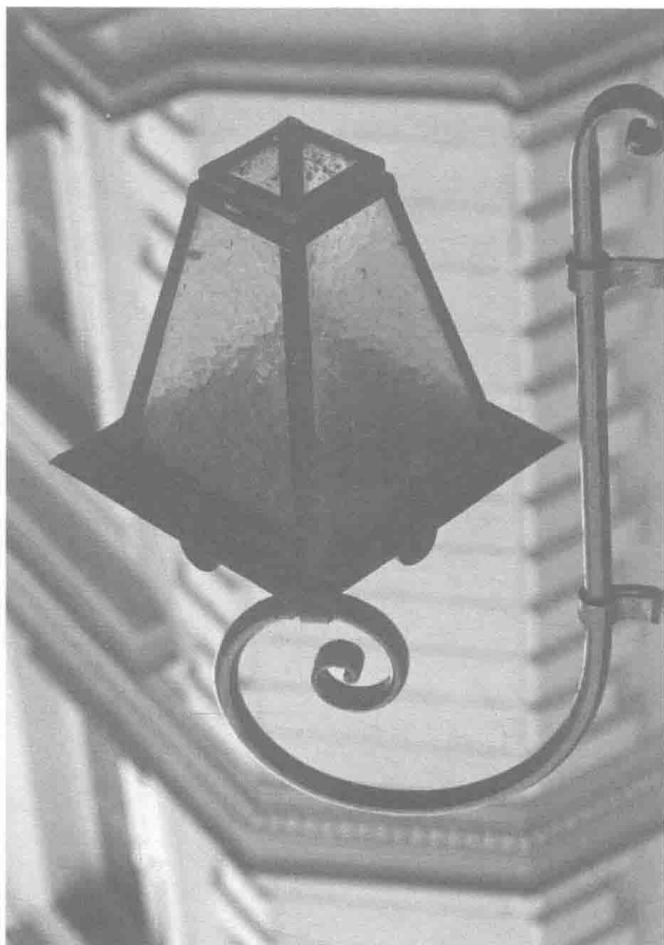




347

PARIS. — Rue des Martyrs

ND Phot



目 录	1	完美的街道
<i>Contents</i>	11	寻找归宿
	23	必须要有鲜鱼吗?
	30	大隐于市
	45	扎堆人群
	55	浅谈黄油
	72	捕鼠记
	79	所谓殉道者
	89	钟爱的亡灵
	104	磨刀匠
	109	猜猜谁来过逾越节?
	121	被谋杀的女学生
	135	比心理咨询实惠多了

- 144 向书籍致敬
- 157 灵手点金的匠人
- 166 夜晚的大使
- 180 潮吧
- 191 圣母玛丽亚的飞屋
- 203 通向教皇的路
- 218 美国甘蓝菜来了！
- 226 鱼市的复活
- 237 美式家庭派对
- 252 致谢
- 256 参考文献

完美的街道

殉道者街是整个法国的中心。

——西奥班·马拉卡克，街拍摄影师

殉道者街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莉莉安·肯普夫，殉道者街上五十多年的居民

殉道者街，在很多人眼中只是一条街道，而我看到的，是满满的故事。

它之于我，是巴黎最后一条真正的街道，它彰显着八百米的历史，从各方面诠释了这座多彩的城市——从宗教礼节到风土习俗，从恒久经典到转瞬即逝，从陆离的家族老店到新兴炫目的精品店，娓娓诉说着巴黎残存的人情味。

殉道者街从不会让我感到遗憾。在街上品尝一杯醇香的浓缩咖啡，闻着法式长棍的诱人味道，一角一隅都值得深究一番，最重要的是，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化妆夜总会的艺人，有专修十八世纪水银气压计的女人，还有一个对左翼哲学家饱含激情的百年书店店主。一些店主用美食诱惑我：

鲜嫩到可以生吃的洋蓟，口感醇滑与勃艮第产区不分伯仲的罗讷河谷红酒，奶味十足，必须用勺子舀着吃的金山奶酪。这些小店坐落在低洼的道路尽头，冬冷夏热，雨日潮湿，却无时无刻不勾魂摄魄地让人流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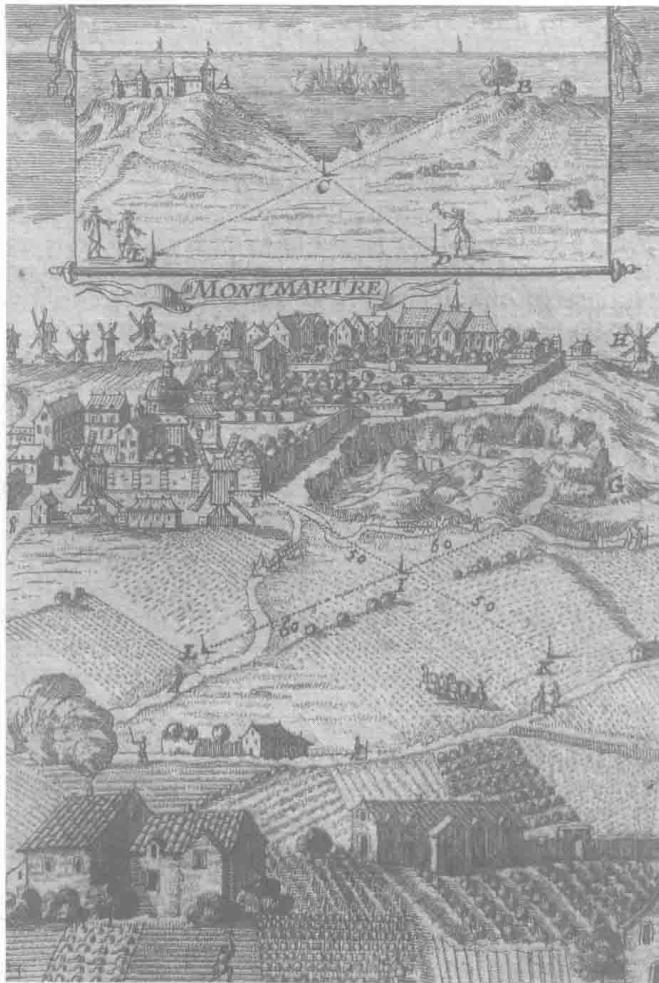
店主们致力于打造一种与吃客们互动的美味情缘，让我发现了自己内在的朱莉娅·查尔德^①。查尔德在《我的法国生活》中写道：“巴黎的店主们坚持要跟顾客用心交流，如果我不想花时间了解他们、关注他们如数家珍的货品，我就不可能提着最新鲜的蔬菜和肉回家。他们让我为我的晚餐下功夫，要知道，那可是一顿顿盛宴啊！”

^①朱莉娅·查尔德（1912—2004），美国著名厨师、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和朱莉娅一样，我用心和他们交流，我也得为我的晚餐下功夫。我抚摸番茄，仔细查看小牛肉块的肉纹，嗅着卡芒贝尔奶酪，试吃腌野猪肉，在油光锃亮的奶油糕点间犹豫不决。有时卖家会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我认识了一种黄色条纹的甜萝卜，据说它叫金球；有人教我把生杏仁敲到墙上去壳。有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朱莉娅，就像我这样，说着美国腔十足的法语。（我从来没有企图模仿她的声音——一种尖锐和温馨的混合，加上咯咯的笑声——这还是留给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吧。）

殉道者街不算是巴黎的名胜，你不会在大众旅游指南上找到它。它大约在歌剧院广场东北一千六百米、圣心教堂南面八百米的地方，分割了巴黎九区和十八区，曾经是劳动人民的街区。它没有香榭丽舍大街的宏伟，也没有圣日耳曼大道的优雅。然而，它撰写了历史。在这条街上，法国的宗教权贵被砍头，信徒们在这里宣誓，从中孕育着与亡者交流的情愫。正是在这里，德加和雷诺阿画了马戏团的杂技演员，爱弥尔·左拉在著名的小说《娜娜》里，把女同性恋饭馆设定在这条街上，弗朗索瓦·特吕弗在这里拍摄了《四百击》的某些场景，最近，法瑞尔·威廉姆斯、坎耶·韦斯特，和凤凰乐队陆续来这里的顶级音乐工作室录制歌曲。

殉道者街不长——大约八百多米，不如纽约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到中央公园那一段长。不过它的布局更加密集：大约有两百家店铺餐厅簇拥在街道两边的街面房里。它很窄，临街住的居



民可以看到街道对面房子里走来走去的邻居，低头瞥见过马路的店主们。每天早上，一个老妇会在阳台上抽烟；周二，一个男人会清洗窗户；一对小夫妻上班前总会打开百叶窗，肆无忌惮地播放音乐。

清晨，一位体面的年轻女士去一家按摩会所上班，大家心知肚明，那地方提供的远远不止按摩服务。从遥远的马里或者喀麦隆之类的地方来的保姆，把孩子送到隐匿在中庭的托儿所里。下午，居民们纷纷下班回家，一个老妇会自己唱起歌来，啦啦啦啦的孩童之音响彻整个街道。一个掉了几颗牙的憔悴音乐人背着吉他，在店铺间穿梭，形形色色的人集结于此，不失和谐。

每周六早晨，我面对殉道者街，坐在8号的咖啡店观看现场“演出”，马路对面有六个小型的舞台：我的蔬菜水果店，我最喜欢的奶酪铺子，3号的肉店，我的第二选择目标奶酪店，5号的生鲜鱼铺，我光顾的超市——它的正门口，有个编制藤椅的流动匠人常在9号前干活。我点了一杯奶咖，日班经理穆罕默德·阿利礼（常被称为“默默”）并不介意我带着一块从隔壁最爱的糕点店买的撒了糖的布里欧修奶油面包就着咖啡享用，这里是我最中意的个人沙龙，邻居和生意人会来讲述街道的历史和多年来的变迁。

如今，全球化和都市化如同推土机一般势不可挡地滚过巴黎，殉道者街却依旧保持着小镇风情。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就是现代化浪潮的一个分子，带着撼动这个老街区几百年传承的威胁而来。可能是出于记者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经意的参与让我生生地闯

入了这个纵横交织的社区。我跟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建立起关系，倒不是什么深厚情谊，只是一种基于八方游子共鸣中的情感连接。一开始只是买卖货物的交易，久而久之，便有了更多共同的经历。

传统的小商贩和手工艺人能够如此原汁原味地保留住这条街道的风韵，不失为一种坚守。现在，他们认识了我，我也认识了他们，我在这条街消磨了大把时间，渐渐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维度：他们的痛楚，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孩子们的名字和年龄。我听说一家人回突尼斯老家参加婚礼，撞上了持枪抢劫珠宝店未遂事件，我知道谁早上会洗一个漫长的热水澡，谁幻想着遇见女演员莎朗·斯通，我还知道谁忍受着糖尿病的煎熬，谁悄悄地染了头发。

我知道一个商贩把他老婆捉奸在床，在闹离婚，他还掐了第三者的喉咙，蹲了四十八小时的监狱，赔了一笔钱，因攻击罪被判了一个月缓刑。

“如果是你把老公捉奸在床，你会怎么样？”他喝着咖啡问我，“你不会火冒三丈吗？”

我说我可能会打碎他的膝盖骨，这是西西里人的方式。

我听说蔬菜水果店的卡梅尔，回突尼斯老家治愈坐骨神经痛所遭的那些罪。当地的医师在他脚踝和背上深深地割了好几刀，直到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坐骨神经。随后医师拿了一个钉子和一枚二十五分钱大小的硬币，在炭火里把硬币正面烧得通红焦灼，放

在被割开的伤口上。他没有用麻药。卡梅尔身上被灼伤的大片皮肤愈合后凹凸不平，这是他拉起上衣和某一条裤腿给我看的。某种程度上，这种奇特的治疗方法还真管用。

这条街是八卦的温床。消息像货币似的带着价值流通着。我告诉 3 号和丈夫开奶酪店的女人阿尼克，新来的商贩伊夫很粗鲁，她又转述给我的朋友阿梅利听，阿梅利加了百分之二十的夸张戏剧色彩传回到我这里。爱孜丁是 16 号的蔬菜水果商贩，他之前答应带我去巴黎城外的朗吉士批发市场看看，我去提醒他时，他说他知道我同时也要求这条街上的另一个蔬果店主带我去。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告诉我，他什么都知道。

